

儿童是教育者的参考书

刘庆昌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19.02.002

任何成人也不要自信自己施与儿童的一切均是有益的。即使只说我们指向儿童的行为动机,谁又敢说自己没有对儿童发过无名火、做过莽撞的事?当然,绝大多数时候,当我们面对儿童的时候,油然而生的还是呵护、怜惜、感动、帮助以及成就他们的进步、着眼于他们的成长。作为教育者,我们会真诚地把人类的、连同我们自己的经验奉献给儿童,并能从儿童的快乐和发展中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为了让儿童在当下能度过幸福的童年以及在未来自能拥有幸福的人生,我们很可能会自觉修炼,从先辈的智慧中汲取影响,最不济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教育作为做到最好,以使儿童能因我们而受惠。然而,却很少有人会想到,儿童自己尤其是他们的存在状态,就是我们教育者最好的参考书。

我说儿童是教育者最好的参考书,并不是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对儿童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尊重,而是真切意识到,在儿童的存在状态中,既有认知和人格两个维度上的最好品质,也有这两个维度上最不堪的倾向。我们可以发现,真诚与虚伪、自恋与无私、友善与好斗、好思与贪玩、灵活与固执、乖巧与放肆、温和与霸道、柔弱与勇敢,都能够在儿童那里毫无虚饰地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儿童就像是一幅逼真而完整的人性画卷,又像是一本通俗而丰富的人性绘本。在其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人的希望和乐观的理由,也可以意会人的局限和悲观的依据。其实,儿童就是成人的镜鉴。一切原始的、鲜活的和未加修饰的人性要素,都能在儿童的存在中随时看到。然而,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即曾经是儿童的成人,并不会因自己曾有儿童的经历而熟知儿童的本性,因而他们必须回过头来凝视当下的儿童,才能找寻到完全的自己。那么,同样是成人的教育者呢?当我们满怀自信和热诚走向儿童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们的自信究竟来自哪里?

我猜测自信的教育者多半依托了文化赐给他们的权威,也许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会自认为从关于儿童的文学、哲学和科学文献中掌握了儿童的秘密。但我敢说极少有人能把儿童真的当做一本宝书去读,因而我们对于儿童的理解要么是片面的,要么就是一知半解,否则,就不会出现与儿童的疏离、对抗甚至冲突了。我真的时常听到学校的老师和普通的家长说他们真理解不了现在的孩子,并创造性地把他们不理解的儿童现象归咎于家庭或者社会,唯独没有意识到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的健忘。他们也许以为自己的童年即使有瑕疵,整体上也是完美的,却不知他们不理解的一切,都曾经完整地发生在曾经是儿童的自己身上。所以,如果教育者还坚持教育儿童需要从了解儿童开始,那就先搁置自己的自信,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儿童研究文献,只带着教育热诚走向儿童。一定要相信儿童自己是一切关于儿童论述的原始文献,从儿童那里我们会真切地反观到我们在教育中的机智与蹩脚。

我曾以理论的方式关注过儿童的命运,力图对于关于儿童的知识有所贡献,但结局却是作为成人的自己的觉醒。走进历史,我分明看到不同时代、不同肤色的儿童被成人规训,看到他们懵懵懂懂地在某个历史阶段被成人解放。尽管我知道,无论是在让儿童委屈的规训中还是在让儿童舒展的解放中,均饱含着来自成人世界的关怀、责任和理想,但仍然不能隐讳“被动”总是儿童存在状态的基调。理性地看,儿童在教育结构中只能是被动的,因为儿童毕竟是未成熟的、发展中的人,成人世界如果放任了他们,倒是一种野蛮与失责。正因此,我能充分地理解从古至今的教育章法,无论内含有权威还是洋溢着理解,都应属于成人履行自己责任的不同风格。不管我们多么爱怜和尊重儿童,只要启动了教育,就必然要对他们实施干预。即使作为干预的教育必然是善意的,也无法改变儿童在成长阶段的被动地位。未来漫长的人生只能由今天的儿童亦即未来的成人自己主宰,那当下的被动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完整人生的有机构成呢?

把儿童作为教育者的参考书,实质上是从儿童那里学习到教育儿童的方法。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有二:其一,儿童会毫无遮掩地表现出他们的喜、怒、哀、乐、惧等情绪,教育者有条件对儿童情绪表现进行归因,进而可以思索和构想使儿童拥有必要的积极情绪、远离不必要的消极情绪的方略;其二,儿童的积极情绪可以自然激发出教育者的热诚,而他们的消极情绪在有教育情怀的教育者那里,也可以是引发同情、怜惜与扶助的诱因。这样的思考还多少有些功利的和技术主义的影子,但除此之外,如果教育者能够联想到许多优秀的认知和思维品质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渐渐消失,即可意会到自己教育方法改良的基本方向。

(作者系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